乐山日报 3版
校对：刘宏伟 2021年5月16日 星期日
海棠 HAITANG
数字报网址：http://www.lsrbs.net
责任编辑：尹 瑶 编辑：宋亚娟

家乡路，乡愁路

■ 廖大康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说的是古时四川交通的天堑之险。虽然很难，但古时进出四川的还有驿道，“一骑红尘妃子笑”，传说一筐荔枝从重庆出发，经成都驿站送到长安皇宫，还能保持颗颗新鲜入口，证明了当时古驿道的作用。

然而，时间推进到20世纪80年代，坐落在四川南部小凉山腹地的马边彝族自治县，环境依然恶劣，交通仍旧艰难。从乐山城区到马边，会遭遇狭窄的泥石公路，它们像一条条带子，弯弯曲曲地盘绕在崇山峻岭之间，单边历时一整天。短短一条一百多公里的出山公路，一头系着的是20万马边彝汉人民的乡愁，一头系着的是各级政府官员的思考！住在马边不想出山，到外面后不想回马边，这既是无数马边人的真实想法，更是马边交通落后的真实写照。

2021年1月1日，对于马边交通来说，无疑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日子，仁沐新高速马边支线贯通，乐马通行时间缩到1小时30分以内。回顾马边交通建设的历史进程，持之以恒数十年，一代代马边人抒写了可歌可泣的交通建设赞歌。我既是见证者也是经历者，感触颇多。

那年夏末，即将毕业的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搭乘一驾载着谷草的木板牛车。一头黄牛吃力地拉着板车几乎直立着爬到一座大山顶上，突然之间失重驶下谷底……我在冷汗淋淋中惊醒。不久，弱冠之年的我走出校门，怀揣“支边”的朦胧愿景，和几十个同样年纪的年轻人欢快地乘车从家乡仁寿出发，向小城马边进发。一路睁大好奇的眼睛，到五通桥歇脚，看到马边方向的天边乌云重重，客车师傅却说那是马边的大山，我的心顿时凉了半截。数十株浓荫蔽日的黄葛树高大壮观，围绕着一池波光粼粼的湖水，从未出过远门的我忘了心事，瞬间迷失在这个被称为小西湖的美景里。

第二日大早，我们怀着沉重不安的心情向那堆“乌云”挺进。由解放牌货车改装的客车载着我们，过沙嘴渡船，经清溪古镇，缓缓行驶在陡窄蛇行的泥石路上。车头在山峦叠嶂中时时仰首低眉，处处惊魂；公路于谷岭相间处常常面临万丈深渊，步步惊心……至傍晚时分，我们带着一身冷汗终于进入处于河谷地带的马边县城。虽然有惊无险，但那个心情却糟透了。

后来，我被分配到一个乡镇小学。当地未通客车，我搭乘过路车，再步行20多公里才到了学校。老乡告诉我，沿着学校门口的一条小河，又称“二十四道脚不干”，就到了金沙江边，对面就是云南。我瞬间明白，我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支边人”。

寒假姗姗来迟，我怀着急迫心情返家。足足用了3天时间才回到家乡，哪还有半点回乡的喜悦。父亲知道后安慰我说，就当是出门玩了一大圈吧。可我没告诉父亲一路的担惊受怕。后来，经当地朋友推荐，我选择走“二十四道脚不干”，经沐川县213线回乡，一般用时三天时间，如果运气好只需两天时间就能到达家乡。

历史上，马边曾作为南方丝绸之路和藏羌彝民族文化走廊的重要组成部分，留下了丰富的多民族交融、多文化碰撞和边贸驿道文化等遗迹。但至上世纪末，马边交通闭塞，经济落后，交通仍然是20万彝汉人民的梦想和痛点。

交通的落后给马边人民带来了诸多艰难，也给我带来无法弥补的痛。刚工作不久，眼看快到春节了，正加紧时间完成教学任务的我突然收到一封挂号信，那是熟悉的父亲笔迹，迫不及待拆开：九十六岁的曾祖母几天前突然去世，已经下葬，因为你路途遥远回家不便，所以没打电报通知你。

曾祖母在去世前一直呼唤着我的乳名……我的胸口突然很痛很痛，瞬间泪流满面。教室里鸦雀无声，懂事的学生们眼巴巴地望着我，默默陪我流泪。我的母亲去世较早，当时80多岁的曾祖母是村里出了名的老好人，一直承担着母亲的责任，无微不至地照顾着我们的生活，洗衣做饭，挑水种地，喂猪养羊，包揽了所有家务事。如果没有曾祖母，我们一家的日子简直没法过下去。每次我回乡都要给喜欢吃糖的曾祖母带些糖食，或是用黄桷兰花浸泡成清香扑鼻的白糖水，已经牙齿全无的曾祖母瘪着嘴一边咀嚼一边抚摸着我的头，高兴得直夸我：我的乖幺儿（曾孙子）对我真好呢！可如今，我可亲可敬可爱的曾祖母啊，我这个远走他乡的不孝子却连您最后一面也没见着……我气得当场摔了信纸，准备冲回老家狠狠责怪父亲一顿！可转念一想，父亲在信中不是说得很清楚吗？曾祖母走得突然，即使电报通知我也未必能在下葬前赶回去。

那年春节回家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到曾祖母坟前祭拜，父亲看我哭得伤心，也陪着流泪。曾祖母虽然是父亲的奶奶，但和父亲一同背负家庭重担，撑起了整个家。我知道父亲也是非常难受的，只是经历的苦难多了，显得有些麻木。但父亲向我承诺，等奶奶百年时一定通知我。父亲知道奶奶对我的爱，算是切中了我的心愿。右腿残疾的奶奶也已经80多岁了，她和曾祖母同心协力养大了我的父亲和二叔，老来便随二叔一家生活。我们一家生活困难，经常没吃没穿，奶奶经常跛着脚喂养鸡鸭，栽种小菜，然后翻过牛头山，拿到两公里外的街上换些小钱，几乎全部资助我家。奶奶偷偷从二叔家拿给我家的大米面粉就更是数不胜数了，在那个年代，这可是我们一家子的救命粮啊。我到县城读书后，奶奶几乎承担了我所有的路费和零用，还为身体孱弱的我准备零食。每次接过还带着奶奶体温从层层包裹的贴身小帕中拿出的角票元钞、香喷喷的炒面炒豆，我都是泪眼朦胧。奶奶总是拉着我的手鼓励：“好好读书，读出来有工作了你们家就会好的……”我总是走过山坳看不见送我的奶奶后，才任泪水肆意流下……

可是几年后，90岁高龄的奶奶离开时，父亲再一次食言了。原来，父亲曾来看我，因为不熟悉路程，居然用了四五天时间，这成了父亲不通知我的理由。收到父亲来信，我哭喊着飞快地穿过“二十四道脚不干”，来到金沙江边，乘渡轮到对面云南地界的沙滩上，点上香烛钱纸，跪倒在地，面朝家乡遥祭，任泪水随滚滚江水长流。

如今，乐（山）西（昌）高速公路建设已拉开序幕，不久的将来，马边将建成四通八达的立体交通网络。马边交通的文明进程，不仅将惠及当下群体，更将惠及子子孙孙。那望不见的乡愁，将化作最近的相思。

乡间偶遇 宋道君 摄

梦回当年

■ 隆丹

昨晚，又梦见奶奶。这是她走后小半年里第5次梦到她。好像约好似的，每月咱们都在梦中相见，从未间断。这让我觉得她仿佛从未离开。可现实告诉我，她走了，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及众多兄弟姐妹们从此没有了奶奶或外婆。

奶奶走时，92岁，在这熙来攘往的万千日子里，拼叠了她平凡而壮阔的一生。

记忆中有奶奶的情景，已经是我读小学时。那年暑假，我去到她家，平时身体极好的我，突然犯起病来——上吐下泻。一时没忍住的我，把污秽物吐在了离垃圾桶几步之遥的地上。原本以为会得到关心，却被奶奶劈头盖脸一顿骂，心瞬间沉了下来。加之那段时日，每次奶奶做好吃的，总是先给表弟表妹们吃，比如吃个凉拌海带，一定是表弟表妹先尝味道；又比如吃个鱼，最后轮到我吃时，是表弟妹们吃剩下的刺，我不知道那时的她是何种心态，只是当时的我，感受到了极不公平的待遇，从此对奶奶，开始心生怨念。

就这样，不咸不淡又相安无事地到了我读高中。那时的我因为父母外出务工，无家可归，每到放归宿假，也经常会来到奶奶家。那时的她，早已满头白发，但身体还算硬朗。她时常去捡柴，原本的两间厕所，总有一间被她装满了柴火。一整栋楼的人也总会被她的烟熏火燎熏得咳嗽连连，但她却总是乐此不疲，改不掉那节约的“毛病”。那几年里，靠着她捡柴，在那间逼仄的厨房里也诞生过不少美食，对她的怨念在食物的刺激下，慢慢变弱了。

白驹过隙，一转眼已是2007年。那一年我读大二，“五一”，奶奶因病手术住院。作为孙女的我，回老家探望，并在病房守了两夜。那时的她，因为疼痛，整晚呻吟，看着印象中那高大的身影在病床上如小孩一样蜷缩着，尤其医生还断言，即使能顺利出院也要做好近两年她将离开的心理准备，我的心莫名地揪在一起。给零花钱、买零食、买鞋子、照顾孤寡老人、给乞丐送食物……这些暖心的场景如电影般开始在脑海回放，此时，对她由怨念转为心痛、敬意、不舍。

2009年，我大学毕业，来到了奶奶生活的小县城。相处得越多，我对她的了解也越多，对她的崇敬之情也越发多了起来。

她还是一如既往地节约、善良。一件衣服她可以穿到补丁打了一块又一块；炒过菜的锅她会加水煮开作为食物；然而就是这样的她，却会在寒冬腊月，把自己的新衣服脱下给卖菜的老人，然后自己单薄着身子回家；还会在面条里摊上炒鸡蛋满城寻找那个可怜的盲人……每次去她家，永远不会让你空着手离开。从吃的面、糯米、绿豆、麻糖、皮蛋、南瓜籽到用的被子、垫絮、书包、盆、碗……凡是她认为你用得到的，最终都会成为你手里的。结婚十余年，家里从没买过冰糖、白糖。

每次去看她，她总是会拉着我的手，“幺儿”“幺儿”喊个不停；每次去看她，她总会一直叫我吃东西；每次去见她，她总会夸赞我听话懂事；每次去看她，她总会说“娘娘”（孙辈对她的称呼）没用了，你不要见我的气；每次去看她，她总会告诉我要对父母好、对婆婆好……每次去看她，可我已经好久好久没去看过她了，从最初的一周一次，到半月一次，再到一月一次，慢慢地，因为工作、因为生活，我看她的次数越来越少，她却总会跟姑姑说，“我知道她忙。”曾几何时，我总是教育孩子们“子欲养而亲不待”，可我，却活生生地给他们上了一堂“示范课”。忙，这是一个多美的借口啊。

就是这样一个心地善良的老人，在2020年12月10日，也终究没有熬过那个寒冷的冬天，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由起初的不敢置信，到现在看到那袋快要见底的白糖、那包所剩无几的冰糖时，我知道她真的去了。

和父亲一起过节

■ 佟雨航

我上大学那年，父亲开始进城打工。父亲打工的城市，就是我上大学的城市。父亲说，父子同城，心里感觉踏实。

父亲经常来学校看我，有时送生活费，有时送一些好吃的。我也会趁双休日去看父亲，到父亲打工的那个工地看看。工地上乱糟糟的，到处堆放着钢筋、水泥、沙子等建筑材料，搅拌机、打浆机、起重机的叫声在耳边轰鸣着。

大二那年的“五一”，我想趁假期带父亲游览一下这座美丽的城市。父亲自来到这个城市打工后，除了建筑工地和我的学校，还没有去过别的地方。我来到父亲的工棚，父亲不在。宿舍里一个年轻的民工正对着镜子梳头发。我问他父亲去了哪里？小伙子对着镜子里的我说，到旁边那个小区“扛楼”挣钱去了！

“‘扛楼’？挣钱？”我脑海里交替蹦着这几个字眼，一路小跑着来到前面那个富丽堂皇的高档小区。转过一个楼角，我看到父亲刚好从一个楼门洞走出来，满身满脸的灰，额上的汗珠在太阳下闪着光。眼前的空地上堆满了水泥、沙子和瓷砖等装饰材料。一个西服革履的中年男子，嘴里叼着一支烟，眯着眼睛和父亲说着话。“师傅，你老快60岁了吧？这么大年纪怎么还出来干这个啊？”父亲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说：“过了年就58岁了，孩子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我就是豁出老命也得挣钱供他啊！”说着，父亲吃力地把一袋水泥扛到肩上，然后晃着身子趔趔趄趄往前走。

我心头一酸，眼泪差点流下来。我揉了揉眼睛冲过去，脱掉外衣和衬衫，捡起地上的一个胶袋子搭在肩上，然后弯腰把一袋水泥扛到肩上。那个吸着烟的中年男子对着我这个不速之客，诧异地问：“你是谁啊？你想干什么？”我扛着水泥袋往楼洞口走，头也不回地说：“我就是刚才扛水泥老汉的儿子。”中年男子在背后喊：“1008室，别走岔了！”我扛着水泥袋向楼上一步一个台阶地爬，每一个台阶都印着一串串汗水的湿痕。我知道那是父亲刚刚洒下的。爬到第五层的缓步台时，我看到父亲扛着水泥袋背靠着墙壁大口地喘着气，胸脯一起一落像个大风箱，而他额头的汗淋淋漓漓淌下来。我禁不住一阵心酸，眼睛着雾了。

看到扛着水泥袋爬楼的我，父亲一脸惊讶：“你，你不在学校好好读书，怎么跑到这里来了？”看着汗流浃背的父亲，我故作幽默地说：“就许你一个人在这里悄悄过劳动节，还不许我过来陪你一起过节呀！”父亲听了，不自觉地笑道：“什么过节不过节的，庄稼人就知道靠劳动吃饭！”我们父子俩说说笑笑一前一后继续“扛楼”，身上的水泥袋也仿佛轻了许多。父子同心，其利断金。预计要干半天的活儿，我和父亲两个小时就干完了。父亲捏着刚刚领到的200元工钱非要请我下馆子，我一把拦住父亲，说想去尝尝他们食堂大师傅的手艺。

回来的路上，我劝父亲以后不要再去“扛楼”了，把保安做好就行，别让我和母亲担心。父亲低着头，像个犯了错误的小学生。我和父亲在工地食堂吃了一顿饭，父亲特意要了一盘鱼香肉丝和一盘麻婆豆腐，我又给父亲要了一瓶“龙江春”。父亲悄悄地把鱼香肉丝往我面前推了推，又把麻婆豆腐往他那边拉了拉。我装作没看见，夹了一大筷子鱼香肉丝放到父亲碗里，然后以水代酒敬父亲。父亲细细地抿了一口白酒，然后夹了一箸鱼香肉丝放进嘴里，边吃边说：“好吃，真好吃！”我转过身去，偷偷拭去眼角夺眶而出的泪水。

回到学校，我开始在网上联系家教——我不能再让父亲为了供我上大学而出去“扛楼”了。

母亲学跳健身操

■ 葛会渠

洗好碗筷
母亲在镜子前站立
时光的雨水
将她曾经浓密的黑发
淋成，缕缕白霜

打开门，年逾七十的母亲
迈着略显蹒跚的脚步
一路向南
她要去古城墙遗址公园
学跳健身操

弯腰 抬头 举臂
再扭扭身子
进城没多久的母亲
动作有些生疏
像一棵羞涩的庄稼
立于城市人浪的麦田里
默默发力，追赶
同伴们生长的节奏
母亲一丝不苟的样子
仿佛回到了年轻时
辽阔的原野上
她正在研习一门崭新的农活

跳吧，母亲
放下一辈子的辛劳
跳吧，母亲
舒缓那慢慢老去的筋骨

老城记忆

（组诗）

■ 罗云

一只鸟飞过屋顶

一只鸟飞过屋顶
飞过雪色的黄昏 黑夜 低眉垂眼
父亲的旱烟斗 吐出
最后一圈漫不经心的沉思

时光深处 被风雨划拉出一道
带血的裂痕
又一只鸟飞过屋顶

它捉住一朵 赶路的云

草木的呼吸

青了 黄了 绿了
像霜花一样白了
草木的呼吸 瘦了

传说中的羊群铺天盖地
传说中的放羊娃 去了城里
一片森林 就是一座房子
一座房子 就是一段神话

草木的呼吸
如冰凌般透明

想念老屋

我记忆中的老屋 今夜
雨打灶脚

骨瘦如柴的瓦垄 能否承受
一场来自北方的大风

我记忆中的老屋
一直喊着胃寒 腰疼

多年的老毛病 揪心的撕裂
反复发作

老城的记忆

那些骨瘦如柴的石头
——缺钙的老城

我要用心灵的烛火
为你疗伤

在你落寞的传说里走一趟
我不是漂泊的浪子